

華沙的回憶—蕭邦的心

Zoe 佐依子

女生被求婚好像是很正常的事，但若是男士被求婚呢？

波蘭的作曲家兼鋼琴家蕭邦(Frederic Chopin, 1810-1849)就曾被正式求婚過兩次：第一次是被一位非常著名的瑞典女高音求婚，第二次的求婚者則是他的蘇格蘭鋼琴學生。

走在華沙的路上，一直想著：蕭邦會喜歡甚麼樣的女孩？

從旅館接觸到的第一位女孩卡洛琳，她有著甜美的微笑而且十分有耐心，從房間打電話給她告知手機無法充電，她馬上上樓幫忙換插頭，也許她很少遇見這樣急驚風的亞洲人，離開時不停地笑，而當她站在櫃檯時，又是一板一眼。

到了蕭邦博物館，迎面而來的是雅麗珊妲(圖一)，她長長的金髮像美人魚一樣，耐心地一一解說博物館裡從建築、理念到蕭邦一生，她的身上還傳來一陣歐洲香皂的味道，整個導覽的過程，她彷彿是蕭邦的姊妹在述說著兄長的藝術，從蕭邦五歲時寫給父親的命名日卡片說到他親筆畫的漫畫。

雅麗珊妲始終都帶著笑容，只有介紹到最後部分，也就是蕭邦在巴黎的最後住所時，她

頓時說，這個部分博物館沒有放音樂，因為蕭邦已經病得無法再演奏。問她會不會彈鋼琴？她說：「我沒有天分呢！」因為波蘭的教育是菁英制，音樂天才有特別的學校，一般人知道蕭邦是誰，但是要會演奏他音樂的，就交給專家吧。

雅麗珊妲很大方的讓我拍照，真是美人胚子啊！她穿的衣服如果按照當今的標準是很老式，但好有味道，而且可以看得出來她很珍惜這份工作。

接下來拜訪波蘭的文化中心，兩位負責亞洲業務的姑娘(圖二)不但漂亮，說著一口北京片子的中文；最後訪問蕭邦大賽的秘書長(圖三)，也是一位大美人。



圖一：蕭邦博物館解說員雅麗珊妲。

其實在華沙一路上都看不到胖子，女性無論年輕或年長都將自己照顧得很好，沒有甚麼服裝店的華沙，這些波蘭女子用自己的美感打扮得優雅得體，幾乎沒有精品名牌店，手上拿的大部分是環保袋，也沒人在看手機，他們的時光輪子好像跟我們轉的速度大不同。

一路下來到處都是雙雙對對的男女或是家庭出遊，波蘭應該是十分重視家庭關係的民族，還有很年輕時就找到另外一半，不像現在的亞洲，尤其是日本東京，大部分的年輕人會選擇單身，也許是速度太快、經濟水平太高、而造成談戀愛要有如此多的考慮。

十九世紀的蕭邦不到二十歲就出國發展，他在音樂院有一位女高音女朋友，這位女士被蕭邦稱為：「我的幸福跟我的痛苦」。蕭邦將鋼琴協奏曲的第二樂章獻給她，最後他們彼此也失去聯絡，二十五歲在巴黎時，蕭邦為了要見父親最後一面而來到德列斯登父親朋友家，卻也愛上了父親朋友的女兒—當時也才十六歲的瑪麗亞。

可以想像經過五年的離家，能再遇見說波蘭文的同鄉，而且瑪麗亞真是個美人胚子，細緻的五官、像燕子一樣的腰圍，蕭邦與她私訂了終身，但一回到巴黎，瑪麗亞的母親就寫信來取消結婚約，想必是現實問題一事讓女方不放心吧！在那種亂世，誰都無法打包票的，尤其是感情這檔事。

還好經過匈牙利家李斯特(Franz Liszt, 1811-1886)的介紹，蕭邦認識了作家喬治桑(George Sand, 1804-1876)，兩人十年的戀情讓蕭邦在巴黎也算是有一個家的依靠。只是後來喬治桑的兩個小孩讓他們的關係變得緊張又複雜，也許是兩人走向分開之路的主因，感情的事還是只有當事人才會知道真相。

後來跟蕭邦一起演出的瑞典女高音珍妮林(Jenny Lind, 1820-1887)就跟蕭邦提議兩人結婚的事，珍妮林聲音被稱為是北歐的夜鶯，但蕭邦竟然在家書中寫這位女孩不夠漂亮；還有另一位是對蕭邦最忠心的鋼琴學生珍史德林(Jane Sterling, 1804-1859)，她來自蘇格



圖二：波蘭文化中心說中文的兩位姑娘。



圖三：蕭邦大賽的秘書長。



圖四：蕭邦的出生地 Zelazowa Wola。



圖五：蕭邦的心。

蘭，還帶著蕭邦到愛丁堡演奏，但蕭邦還是謝絕她的好意，他說：「珍，我能給你甚麼呢？我都快沒命了。」從蘇格蘭回巴黎沒多久，蕭邦就過世了，享年三十九歲。

從蕭邦出生的地方(圖四)到華沙住過的地方，都可以感受到他生長的环境都有著綠色的大自然環境，在八月的陽光下照耀格外的美麗，想像蕭邦跟著姊妹或朋友在散步，或是要去上音樂課或英文課，在華沙這樣迷人的城市裡奔馳，到處都有愛情的花朵會綻放呢！也許他的一生就在離開華沙時二十歲停止了，而接下來的十九年，只是一場延續的夢。

華沙的姑娘們，請好好照顧蕭邦的心(圖五)，這顆特別從巴黎回到華沙的心，想必他仍然渴望著妳們的愛…

(註：蕭邦在巴黎過世前交代在他過世之後，請姐姐一定要將他的心送回華沙。)

(本文作者為美國 Juilliard School 學士與碩士學位、目前為師大法語中心音樂美學講師、北藝大推廣部音樂美學講師、台北歌德學院柏林愛樂數位音樂廳導聆講師、新竹 IC 之音 FM97.5 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及專欄作者)